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给教育一点形上的关怀: 刘铁芳教育讲演录/刘铁芳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5617-5600-3

I. 给... II. 刘... III. 教育—文集 IV. 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7586 号

大夏书系·教育讲演录

给教育一点形上的关怀

——刘铁芳教育讲演录

著 者 刘铁芳

项目编辑 吴法源 林茶居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责任印制 殷艳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 开

印 张 12

插 页 1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 10 0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600-3/G·3278

定 价 1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的眼睛深深地系于这个世界之上的某个地方。他们关心这个世界背后的事情胜过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注。他们深信。这个世界之上的许多事情。其实比我们肉眼周遭的任何事情都更重要。更基本。他们孜孜于另一个世界的真理。却把深深的爱全部地留在这个世界之中。

前 言

我曾经一度以教育回归生活作为自己教育思考的主题,2000年以来,我对教育的思考逐渐开始转向。随着思考的深入,我发现,在我们这样的土壤中,在我们周遭的生活已经足够庸俗的时代,仅仅提教育回归生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应该关注教育回归生活之后的问题,正如当年的鲁迅,在论及娜拉出走的时候,更关注娜拉走后怎么办。如果娜拉不能自己解决走后怎么办的问题,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回复从前,或者比从前更糟。

我们今天的教育正越来越多地变得平庸,一种近乎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弥漫其中,这意味着我们的教育确乎遭遇着一种人文生态的危机。教育的根本乃是以文化人,教育走向生活之后,更应该从生活走向一种健全的人文之路。本书涉及的主题词教育与尊严、幸福、儿童、文化、生命、虚无、教养、启蒙、叙事、乡村,都是我对当前教

育人文生态问题的思考与应答。

在与中小学教师朋友们的交流中，我常被问及这样的问题：“你描述的是一幅很美好的图景，但现实中是做不到的，那有什么用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总是无力回答。我深知个人的力量有限，只有把一份珍贵的理想主义情怀留在个人的心中，用语言来建构理想的教育。

我在《散步的教育哲学》中写到：“教育中的理想主义说白了就是一种生命的姿态，一种坚持理想，不向现实妥协，也不试图简单地改变现实，而是寻求从人的改变出发，水滴石穿，一点一滴地改进教育现实，这实际上是一种鲁迅先生所说的‘韧性的战斗’。”我相信这种韧性的坚持。

我本不擅言辞，自知并不足以将现场讲演公之于众。名为讲演录，实际上是以我为数不多的几次讲演和几次跟学生上课的课堂记录为初稿，仔细加工而成。这既是对个人思考的一次小结，也包含了我对那些长期关心、支持我的朋友们的谢意。

刘铁芳

2007. 11. 14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第一讲 给教育一点形上的关怀 1

给教育一点形上关怀就是要敞开我们日常生活通向教育本真的窗口，给我们的心在坚硬的教育现实之中，打开一扇温暖的教育形上之窗，在那里，我们找到教育的最根本的目标，那就是生命的尊严与幸福。

第二讲 培育健全的儿童文化：当代教育的文化使命 21

怎样在当代教育中开启一种儿童本位的、健康、和谐、积极向上的儿童文化，逐步引领整个社会健全的儿童文化，这是当代教育重要的文化使命，甚至可以说是当代教育的中心与关键，是培育年轻一代健全的国民人格的重要基础。

第三讲 教育如何回应当代人的生存危机 41

夯实自我存在的精神根基，扩大自我存在的精神空间；努力扩大自我，走向公共生活世界，寻找日常生活中人性超越的可能；回归自然，触摸人性的真谛，这是我们今天走出存在危机的基本路径。

第四讲 教育何以关注人事、人心、人文 61

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实际上需要每时每刻都考虑，究竟教育是干什么的，教育的灵魂与精髓是什么，我们究竟应该追求怎样的教育，教育如何去善导个体人生的展开？苟能如此，则我们教育实践活动的品格就会在我们对教育的内在关注中得以逐步提升，我们才真正谈得上有质量的教育。

第五讲 人文教化：必要与可能 85

不管我们多么现代，不管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走出多远，人文的经典是支撑我们现代化人文的基础；不管我们走出多远，我们都要一步一步地回过头来，去亲近它们，亲近它们就是触摸人性的高度，就是敞开我们通向精神世界的窗口。

第六讲 教育启蒙与教师专业意识的自主发展 103

教育启蒙就是探询自我教育行为的根本意义，这种意义是双重的：一是指向教育的对象，即我们的教育实践究竟在培养怎样的人；一是指向自我，即我们的教育实践对于自我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前者让我们在浮躁的教育实践中不迷失教育的方向，后者让我们在繁杂的学校生活中不至于失去自我。

第七讲 教育叙事：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可能路径

..... 127

立足个人教育生活实际，以个人心智来回望、敞开个人为师之路，探询日常教育生活的意义，让我们更塌实地行走在教育人生的大舞台上，让我们面对当下世界的喧嚣躁动，获得一种职业的宁静与生命的安顿……

第八讲 破碎文化体系中的乡村教育 147

也许，对于广阔的乡村社会而言，我们点滴的行动影响甚微，但对于我们的行动所能改变的乡村少年个人而言，一就是一切，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小事做起，没有理由不对乡村文化与教育抱持乐观的期待与良好的信心。

后 记 散步的教育哲学 169

散步的姿态并不等于逍遥的姿态，无视人间疾苦，恰恰唯有在散步中，人世间的苦难越过我们日常生活的遮蔽清晰地到来，成为我们不断反思的基础。教育哲学的思考需要我们用生命去体验、发现我们周遭的世界，在对周遭世界的思考中去追思教育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们究竟期待教育何为，从而使我们的教育思考深深地扎根在现实的世界之中。



第一讲

给教育一点形上的关怀

刘再复先生在《红楼梦悟》中这样说到写作的三个层次：第一，用脑写作，就是理智的加工、码文字。第二，用心写作，倾注了自身的情感、热情，用心去感悟、发现。第三，用生命来写作，典范就是曹雪芹，就是完全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其中，写作本身就成了一种生命的思考、磨砺、创造。在这个意义上，写作的高度就是一个人生命的高度，就是一种人性的高度，当曹雪芹的思考超越当下、历史、家国境界而进入宇宙、生命、永恒这样一种大境界的时候，他的写作就散发出了一种生命的形上的芬芳、一种形上的魅力，《红楼梦》就成了文学史上至高至



美的杰作。

研究跟写作是相通的。这就提示我们，研究与思考是一个不断地向内转向的过程，从用你的眼睛去思考发现基本事实，到用心去体验，到用你的内在的生命去感悟、沉浸，抵达生命的至高境界，到这样的层次，研究与写作就成了你生命的表达。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眼睛所看见的一般性的认识上，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的思考其实还停留在柏拉图所说的可见世界之中，停留在现象的世界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更好地理解教育，认识教育，除了对教育有现象世界的关怀或形下关怀外，我们更需要一种穿透力，透过教育的现象世界，抵达教育的“可知世界”，给教育一点形上的关怀，从而让我们对教育的思考以及教育的实践本身能超越当下、超越一时的功利，而达到永恒，达到对本真的教育追求。理想的教育、本真的教育是不可能被彻底实现的，但我们可以去接近它，可以在内心去仰望，从而改变我们的日常生命姿态。

教育研究是一个心智的事业。它不是一种纯粹理智的工作，就像工厂里加工产品一样。如果只是一种理智的工作，研究就成了一种制作，一种现象世界中的思维逻辑的加工。给教育一点形上关怀，就是这样一种超越现象世界的教育，超越日渐实在的教育，努力去追求教育本真的尝试。这是一种意向，当我们关注研究的方式、关注研究境界提升的时候，其实首先就是关注我们自己。



教育何以要有形上关怀

我们今天的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几乎就是一个应试的工厂，教师、学生已经被这种应试教育所填满，学生感受不到教育本应具有的那种体贴生命的必要温情。原来是后进生厌学，现在是优等生厌学之人不在少数；原来是薄弱中学厌学，现在重点中学厌学也比比皆是。这一现象表明，我们今天的教育正在远离对学生生命的悉心呵护，教育没有促成生命世界的敞开，这样的教育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其实是外在的，我们的教育中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种事实，就是把学生看作物，看作升学竞争的机器。学生的物化也就是教育本身的物化，教育成了一种确定性的追求。而生命是自由的，或者说生命原本是需要自由的，由此而来，教育乃是闲暇的艺术。为什么？因为闲暇能充分地敞开生命的自由，让人受到良好的陶冶，当教育物化、实在化，教育就早已不是闲暇的艺术，而是应试的技术。当然这门应试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回到家之后各种家教辅导考级，同样是应试的基本形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教育成了学生为了赢得更多未来竞争资本而不得不承受的苦役。

我们今天的教育必须要面对残酷竞争的事实，教育不能过于理想化，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以缺少教育理想的呵护。没有理想的教育可能是高效的，但必然是平庸的。所以当我们整体教育过于迎合竞争的现实而失去了必



要的理想呵护的时候，教育的平庸化就不可避免。教育的平庸化，实际上就是在走向非教育，非人的教育。这样的结果是学生整体人格的平庸化，换言之，就是让学生的人格始终处在当下、现实的框架之内，他们的生命缺少了对现实的必要的超越之维，他们的精神空间是狭窄的，他们很难拥有成熟的人格。

蔡元培早在 20 世纪初就提出“五育”，前“三育”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乃是基于现实的教育，以美育为桥梁，达到超越现实的世界观教育，在那里，个体获得人格的完成。蔡元培的教育理想清楚地告诉我们教育必须要引导孩子们从现象世界超越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引导个体以完整、成熟的人格来面对世俗生活的变化多端。现在谈论甚多的“80 后”教育问题其实就可清楚地看到这点，由于他们更多地是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虽然享受了相对更好的社会与教育条件，拥有了更多的知识、技能与社会适应方面的优势，但单纯的社会技能的适应并不足以保证他们积极的生命状态，一旦遭遇挫折，就使他们略嫌扁平的人格难以面对，因为他们无法把自我从周遭的现实生活中超拔出来，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走出自己在现象世界中的“烦”，以成熟的人格应对周遭的一切。

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成人，个体成人的过程并不是对当下个人周遭现实生活的简单适应，而是精神成人，是个体人格的完成。教育必须要在立足现象世界的同时，有超越的意向。人不仅是事实性的存在，更是精神性的存在。人



是一种有格的存在，有尊严的存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启发、确立个体生命不可动摇的尊严。成人本身就具有形上意味。“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教育的形上关怀就是要超越教育的技术层面，去领悟教育的真谛，领悟教育的“道”。形上关怀引导教育超越单纯的知识技能的授受而敞开个体人格完成的方向，使我们的教育实践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中心，这样的教育才可能是有灵魂的教育。

这里还涉及到理念与实践的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有”与“无”的关系的问题。我们栖身在“有”的（现象）世界之中，我们的身体处处是与“有”打交道，但我们忘记了一个事实：我们的身体在与“有”打交道的同时，我们的精神也随时在与“无”打交道。“无”也就是理念，也就是非现实，“无”其实也是一种存在。所以我们不仅要把握现实之“有”，同样要把握在现象世界之上的超越性的“无”。所谓“无中生有”，这是个很有哲学意味的成语，“无”可以生“有”，“有”生于“无”，理念可以生长出现实，现实是理念的外化，你的行动就是你的理念的敞开。对于个体而言，正是因为向“无”的敞开，才使自身可能不断地超越实有，不至于停留在当下的水平。因为“无”在引领着他，不断敞开他的实有。一个人缺少精神的形上的关切，在现象世界中就很难避免自我的迷失，我们常说一个人要把握方向就是这个意思。

教育的形上的关切，就是要避免我们身处形下教育生活之中的迷失。教育的形上关怀，给我们的教育行动提供



一种理念的引导，让我们深陷现象世界之中，深陷繁杂的教育事务之中的同时，也不失内心的教育本真的引领。在一定意义上，教育哲学是一种无用之学，它关注的是现实教育之“无”，是无用之用，是大用，而不是技术性的小用。教育哲学试图开启的是智慧之门，而不是教育实践中的实用技术宝典，教育哲学的学习需要学习者以自己的心智去接近，而不是去获取一种随手可用的技术。这就往往使得缺少思维习惯的人，很难走进，也害怕走进。教育的形上关怀，就是要改变我们生命的状态，提升我们生命的状态，让我们从一种事实性的、技术性的存在之中，走向精神性的、艺术性的生命存在方式。教育实践的过程是师生共同的精神的历险，形上的关怀让我们勇于从周遭各种现实压力的挤迫中，找到生命自我发展的方向。历险意味着个人与社会之间有着必要的张力，教育就是要引导个人来担当这种必要的张力，正是在这种张力的敞开中，生命获得全面的锻炼、激励，生命的潜能得到激发，从而极大地拓展教育生命关怀的可能性，而给个体人性以丰富的陶冶。一句话，教育的形上关切就是师生共同推开通往人性卓越的窗口。

我们强调教育研究的审美化、人文化、历史化，强调教育的思考要有大视野，不要局限于一时的功利，要从当下中去触摸永恒，用一种直悟生命、直悟教育本真的方式。与此同时，又要把这种关切落实在教育的细节之中，有大胸怀，从小事做起。现在的教育是培养小聪明的教育，在可见世界中提高理智的水平，包括大学的培养模式



大抵都是如此。西方的通识教育就是要启迪生命的智慧，敞开个体的心智水平，夯实人格的精神底子。大学的个体意义，正在于通识教育对个体人格精神的历练。通识教育在教育整体之中，是教育形上关怀的一种重要的实践形式。

教育的形上关怀：尊严与幸福

所谓教育的形上关怀，其实质就是在任何教育实践中，都要透过可见的教育事实去把握教育的本真目的，探询教育的根本指向，促进教育意义的生成，使得我们的教育实践成为有灵魂的实践。教育的根本指向就是要启迪、培育个人的尊严感与幸福。教育的形上关怀，核心就是两个词：尊严和幸福。

何谓生命的尊严？《哈姆雷特》里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生命的尊严说白了就是生命存在的理由，以及对这种理由的守护。换言之，生命的尊严就是一个人把自我人生建立在自我对生命目的的认识与实践之上，我的人生是建立在对自我生命目的与根本价值的确认与维护之上。一个人守护自我生命的目的就是守护自我做人的尊严，对个人生命尊严的侵害就意味着对个人生命目的和存在意义的一种剥夺，生命尊严的危机也就是个人生命存在目的与意义的危机。



生命的尊严有两个基本层次。一是寻找尊严。人的尊严有两种形式：类的尊严和个体的尊严。类的尊严是相对于自然世界而言的，意味着个人用人类文化的精神提升自我生命的尊严，让自我超越动物世界之上；个体的尊严则是独立、自由、自主的个体性的发展。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一个成熟的个体总是意味着他是充分类化的个体，所以一个有尊严感的个人绝不是狭隘的个人，而是能把自我与人类文化精神充分融合、体现之人。那种简单地强力来维护自我尊严的人，恰恰是自我尊严并没有很好地确立。我们今天，常有人动辄脾气大发，要么大打出手，以显示自己的尊贵，其实这恰恰是个体作为人的尊严的堕落。当一个人要靠外在的强力来维护自己的尊严的时候，本身就意味着尊严的贬抑。所以，真正的教育就是要把做人的尊严植于个体内心，植于生命的深处，而不是外在的强力。这就是寻找尊严。

第二是要维护尊严。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难免会陷于各种纠葛与遮蔽之中，使得生命的目的没有办法很好地显现出来，导致人格的矮化和尊严的萎缩。侵害生命尊严的因素是多样的：一个是时尚与流俗。它们会把人的生存状态扯平，这就是生存的均一化，个体主动放弃自我于流俗之中；一个是欲望。人的欲望的膨胀会迷失人的自我，导致自我人生目的的迷失，人就成了欲望的奴隶，欲望宰制着自我，这时个体人格是萎缩的；一个是权威。对权力与权威的迷信以及对两者的臣服，导致一个人不能守护自我尊严。其实，还有一种形上的迷失，哈姆雷特的迷失就



是形而上的迷失，即在面临重大抉择时的胆怯与迷失。当一个人置身人生的重大抉择的时候，就是充分显现人的尊严的时候。生命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以独立成熟的人格去面对和抵抗流俗、物欲、威权的过程，坦然地面对人生的各种冲突，显现个体生命的尊严。教育就应该引导个人去认识自我，找到生命的目的，引导个体面对周遭的一切。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有内在尊严感的人，立足现象世界而能找到、并且时刻守护个体尊严的人。

尊严是一种把个体从现实世界中适当地超拔出来、任何时候都要意识到并坚持自我成熟的人格的努力，这是教育形上关怀的核心。另一方面，教育又要关切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完满，让个体在找到生命的真谛时，获得自我生命在现实中的实现。这就涉及到教育对幸福的关切问题。

幸福是有层次性的。第一个层面的幸福是世俗生活的幸福，或者说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在现代，就是以密尔的功





利论为基础的幸福，是建立在快乐之上的幸福，这种幸福直接指涉的是现象世界的幸福，是建立在个人身体感觉之上的。第二个层面的幸福是存在层面的幸福，是个体存在完满的幸福，是一种带有形上意味的幸福，是个人立足现象世界而又超越现象世界所获得的一种存在的完满度的幸福。一个人在何种程度上拥有并实践他的本真自我，他就显现出何种程度的形上的幸福。这个层面的幸福是存在的幸福，是德性的幸福，它直接关涉的不是现实的快乐，而是人格的完满。

这里是两种幸福，一种是世俗的幸福，还有一种是带有形上意味的幸福。世俗的幸福通过提高个体的现实生活的能力来实现，这就是所谓的知识就是力量，通过知识的教育来开启、提升他们现实生活的能力，这就是我们现在教育所追求的核心，这是世俗意义上的幸福。此外，教育要关切个体人格的完成，以德性的美好来获得人生在世的

1986年师范毕业合影



幸福。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我们很难理解特蕾莎修女的幸福，我们也很难理解贾宝玉、林黛玉的幸福，他们的幸福表现出一种浓厚的形上意味。特蕾莎修女有句名言：“活出基督来。”她把自我看成基督在世的见证，生命的过程就是在实践基督的精